花季雨季

换物换来爱情

苏昕然

若不是想帮隔壁阿姨家的孩子找本课外书，我估计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的爱情会在哪里。遇见他，爱上他，准备嫁给他，都源于几次快乐的换物。

阿姨家的孩子从福建转学到杭州，很多教材都不一样，她就托我帮忙找书，其实呢，虽然嘴上答应她要找的，但是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好，就在QQ里和一个朋友抱怨自己心太软，不会拒绝人，又帮不了人的。那朋友说，你上淘宝买啊，我说我去看了，可是没有。她又告诉我，那你就去十九楼吧，那是杭州最大的论坛，你可以发个求助帖子，说你要寻找这本书，你可以拿钱去买，也可以拿你不用的东西去换。

于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，在十九楼注册了一个号码，并且发了一个求助的帖子，估计是要寻找的教材都是大家不感兴趣的，一整天都没有人回复我，第二天上去的时候，依旧是没有回复，也没有短消息，想着，估计是不行了。想告诉隔壁阿姨我找不到，让她自己找，可是那天晚上忙得忘记了告诉她，等第三天再上论坛的时候，有消息进来，问我若是旧的课本可不可以，我说可以的，只要是五年级的教材就OK，然后他说了时间和交换地点，由于是第一次换物，很没有经验，就怯怯地问他我除了拿钱还可以拿什么和他交换，他说，要不拿你家里你不看的杂志吧。

来给我送书的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很斯文，还有点帅气，我说这书是你孩子用过的呀，他说是的呀，话一出口，他又赶紧解释，说这书是他外甥用过的，说他还没有孩子之类的。然后我把杂志给他。

有了一次尝试，觉得蛮好玩的，就常去十九楼发些帖子，要么去淘些宝贝回来，要么把自己不用的转出去或者上去买一些别人要转手的消费卡回来。发了个帖子说想买张公交卡回来，结果帖子出去三个小时，就有人回复，说他刚好有一张闲置的公交卡，一看ID，还是上次给我课本的那个男人，我说好的呀，那我们交换，因为他卡上钱还有一百多的，我说那要不我拿现金和你交易吧，我手上都是些女孩子的饰品，估计是不能交换的，那男人说，要不拿些杂志交换吧，我还是喜欢物物交换。挑了好几本书给他拿去。那一次，我们站在交换的门口聊了很多，像朋友一样的，我要给他钱，说这些书值不了那么多钱的，他说若是要钱的话，就把卡拿回去。

第三次和他做交易，是我发帖子说需要拼车，然后他就给我回应了，说他刚好也要回那座小城，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，在短消息里说好给他200块车费的，说若是不收的话，那我就坐大巴车回去了，他满口答应。

结果那一次，他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拼车，只有我们俩，车上谈了很多，原来他和我都是来自浙南小城，又都是一个人在杭州生活。他把我送回了家，我愣是在他车上丢了两百块，他呢，非要说周末回去的时候再给。

周末从小城回杭州，依旧是我们两个，倒是他坐在副驾驶上，让我过了一把车瘾。他要把车钱还我，我不要，他像变魔术一样给我拿出一瓶兰蔻真爱香水，说是送我，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牌子的，他说第一次见到的时候，就闻到了我身上的香气。那一段路程，我们更像是知己，有了很多的交流。

回到杭州，我依旧还会在十九楼发一些帖子说要换物，他呢，也依旧会跟帖子，说想和我交换，我问他想交换什么，他说衣服鞋子就算了，要不我把我的心交给你，你也把你的心交给我，这样可以吗？说这些话的时候，我们在用着同一台电脑。离我们第一次认识，已经整整一年半。

域外见闻

礼尚往来

阮 桦

早听说，西方人待人接物跟东方人有很大不同。到了德国，我才算真正领教了。

在去德国探亲之前，我装了半旅行箱的礼品。因为到德国的时候恰好赶上中国的中秋节，临走又提上了一大盒名牌月饼。

然而到了德国，我发现，这些心思都白费了。德国人很认真，一切事情都公事公办，虽然很周全，但绝无半点额外的热情。安顿下来以后，我便按老伴的嘱咐，给儿子几位邻居打电话，其中有两位很快就来到了我的住处。先来的一位邻居是教授。一见面，她就询问起我的生活情况。为了表示感激，我把一个精美的中国结送给她作纪念。

第二天，教授也给我带来了一份“礼物”，是放在塑料袋里的几个苹果。她告诉我，这些苹果是她家花园里的苹果树上结的。在德国，即使是大城市里住楼房公寓的居民，在城边上一般也都有一块地，花草、树木、蔬菜，什么都能种。看着这些大小、长相、品质都不算上乘，折成人民币绝对不会超过五元钱的苹果，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没想到，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头。另一位邻居偕夫人来看望我。一见面，邻居夫人就说：“我们给你带了点绿豆芽。”我接过来一看，塑料袋里果然装着半公斤豆芽，看上去还不值两元钱。等到送他们离开的时候，我还是郑重地把一盒价值200元的中国月饼送给了他们，以示祝福。

日子长了，我慢慢感悟到，在对礼物的理解方面，德国人与中国人确有不同，他们可能更在乎礼物的特殊性，而不太看重它的实际价值和外表；中国人，则更看重礼物的价值和外表的华丽程度，而往往忽略了其内在含意。此外，德国人很少把给别人的礼物与某种目的联系在一起。我越来越觉得，这样也挺好，谁都没有什么负担，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反正我再去德国探亲的时候，不会为了给儿子邻居带什么礼物而发愁了。

万家灯火

女儿的短信

张香玉

女儿考入省城上学，我为她买了一部手机。考虑到女儿以后主要在省城使用，便让女儿到省城后再申请号码，临走的时候，我嘱咐女儿说：“可别上当呀，手机上号一般不要钱，就是要钱也很少的。”

女儿愉快地说：“知道了爸，我一上号，马上给你们发短信回来。”

谁知，女儿到了省城后，好几天也不见短信回来，这下妻子坐不住了，每天坐卧不安地给我说：孩子第一次出远门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呀？我宽慰说，这么大孩子了，怎么会呢。

过了两个星期，女儿的短信终于发回来了，当时我手上正忙着事，顾不上看，妻子抢着就翻看起来，看完短信，妻就坐不住了，对我说：“完了完了，孩子病了，难怪这么长时间没有音信呢。”

我急忙问：“孩子什么病呀？”

妻焦急万分地说：“谁知道呀！只说摔了一跤，上面也没写清楚。”边说边把电话就拨了过去。

电话一拨通，妻便急切地说：“咋啦孩子？赶紧到医院去看看，可不能耽误呀！妈不在你身边，你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呀！”

由于手机音量开得很大，我听女儿在电话里说：“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呀！”

妻更加焦急地说：“咋连妈的话也听不懂了？没事吧孩子？你可别吓着妈呀！”

只听女儿那边也是很焦急地说：“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你别管妈咋了！”妻说，“我只问你咋了？”

女儿说：“我好好的呀？”

“你真的没事？”

“真没事呀！”

“死丫头，你可把妈吓坏了。”妻子松了一口气说，“买个手机就高兴得不是你了，逗你妈玩呢！”

“我没逗你呀妈？”女儿说。

“还没逗呢！”妻子说，“以后可不许再这样，妈可有高血压，你没晕把妈差点吓晕了。”

听了半天，把我搞得糊里糊涂的，我赶紧接过手机，翻开女儿刚发来的短信，只见女儿在上面写道：

“老爸老妈，我晕倒了，在省城光上个号，硬要80块呀！”

读完短信，我冲妻子说道：“老婆呀，我也晕倒了呀！”

世相百态

时尚租车族

赵青新

身边的朋友，大多成了有车一族，面对他们的得意，在无数次的彷徨等待和无数次的魂牵梦萦之后，我，终于也成了有车一族。

但是，很快的，当我品尝到幸福快车的同时，我也饱尝了有车生活的无奈。有车也心烦。车始终还是别人家的好。对于自己的，不是不想爱，而是这个世道变化快。千方百计精心呵护，时间长了，依旧尘满面鬓如霜，划痕累累不计其数。再翻开自己的账本，猛然发现每一笔账都让自己亏大了——亏之一：养车一辆，年费上万，油费翻着跟斗往上涨，加上折旧，经济上肯定不划算；亏之二：定期维修、保养、洗车、验车、养路费、车船税，有车之人，负担重重；亏之三：风险太大，全国年均车祸死亡十几万，开车实属玩命；亏之N+1：堵车，交警扣车……

当我再一次彷徨之时，时尚朋友“万人迷”婀娜多姿地走到我的面前：“为什么不把你的车租出去呢？”“万人迷”毫不保留地奉送了她的“养车秘籍”：向所有的朋友通告有出租私车的意向；给车保全险；租车对象是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们（最好押身份证）；租车费用是租车公司公开价的6折；车子非本身原因造成的故障由租车者及保险公司负责。

“万人迷”的秘籍让我大受启发，使我又一次进入了有车后的亢奋。打开电脑，连上QQ，豪情万丈地将得到的秘籍发帖给众朋友们。迅速有帖跟来：“这招数不新鲜，出此招者如云。”再仔细看众帖，居然还有挂在网上广而告之的。

网上挂帖出租新车的MM，住的小区虽然算得上本城较好地段，房子面积也不小，可那房子是上世纪90年代建造的，当时小区规划没有预留车位。以前车少，车在房前小道上停着倒也不怎么碍事。可随着私车族的庞大，不仅使楼栋间空地挤得密不透风，MM还得担心回家有没有地方停车。现在每天不到下班时间就要考虑如何赶着回家抢车位。用之烦恼，卖之不舍，于是就想出了出租新车这一招。

紧随着跟帖出租新车的GG，烦恼有所不同。他早早就在小区购买了私人车库，可这两年私人购车增加，没有购到车库的车主只好见缝插针。这位GG的车库出口总是被其他车堵住，每天早上至少得敲开两户邻居的门，让他们将车挪位，才能将自己的车开出小区。懊恼之余，才出此招。

尽管如此，我终究把车租出去了，车子的方向盘我虽然碰不着了，但至少名义上是我的。我又成为了“私车出租”的时尚中人。

亲情快递

剥削老妈

钱国宏

老妈住在县城南面的郊区，一年到头我没少“剥削”她；不过，却少有人骂我“不孝”。嘿嘿！

参加工作后，我在县城安了家，父母和弟弟仍住在郊区的老宅内。老妈虽是“名门之后”（姥爷当年曾是东北军的高级军官），却从未沾染“大家闺秀”的臭毛病，大半辈子从没离开过土地。虽然身体不太好，却也是混了个“农家通”：四季农活样样娴熟。每次回去看望父母，临走时我都会给老妈分派一些“任务”：“妈，在园子里种几垄黄瓜和葱吧，家产的蔬菜吃起来绿色营养还有味道！”“妈，有空给我织双毛袜，穿上它上班暖和。”“妈，给我炒些芝麻盐，下次来时我带走。芝麻盐拌白菜，吃起来没够！”“妈，炒些爆米花，你炒的爆米花比超市里卖的香！”……

对于我分派的“任务”，老妈不但不生气，反而一一照办，从不含糊，而且还“保质保量”，按时“交工”。于是，一年四季，我家的餐桌上总能吃到母亲种的各种蔬菜，儿子穿上了奶奶织的毛坎肩，我穿上了母亲织的毛袜，妻子坐上母亲用碎花布拼做的褥垫……

妻子看不惯我的“剥削”行为，常常指责我是令人不齿的“啃老一族”：“妈妈都操劳大半生了，晚年也该享几天清福了，你这个当儿子的咋还让她做这干那？再说，那些青菜也值不了几个钱，干吗让妈费那个劲？”

面对妻子的诘责我只一笑：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你不要乱扣帽子好不好？我这也是为了老妈好。不信，过些日子你再看看老妈变啥样了！”

半年后，老妈身板越来越硬朗，两腮红润，精神矍铄，吃得饱、睡得香、忙得欢，体重也增加了。老爸很是诧异：“你妈也不知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，以前三天两头犯病，现在都不知道啥叫药啦！街坊邻居都说你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！”

“灵丹妙药”？嘿嘿，这可是我轻易不外传的“敬老秘方”呢！——适当地让老年人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一方面让老年人摈弃“黄昏心理”，感觉到自己对子女、对家庭、对社会还有余热，从而增强责任感和生活信心；另一方面，老年人也通过为家人做些事情，体味亲情，感受快乐，健康身体，真可谓是“一举数得”！——这，也是我“发明”的一种摆不上桌面的“精神赡养”之法啊！

听罢我的一番解释，妻子心悦诚服；转回身，忙不迭地开始谋划针对岳父岳母的“剥削计划”了！

涛 涛 图

珺书怀说完，喝了口茶。这茶是杜光辉从窝儿山带过来的，珺书怀道：“这茶好啊。茶好。哪里的？”

叶主任说：“是杜书记从窝儿山带过来的”。珺书怀说：“了不起，这茶好。”

林一达又皱了皱眉，等珺书怀说完了，才道：“矿山问题要引起我们各级的高度重视。我的意见是：立即由县委政府组织几个检查组，由县级领导带队，赴各矿山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。在检查期间，各矿山要正常生产。而且，检查要以不影响生产为原则。这个工作，我想就由李长书记来抓。”

林一达望了望常委们，又开始说第二个议题。“蓝天木业最近上访很多，影响了县委和政府的日常办公。我看这个问题不能拖着，要有稳妥的办法来解决。”

参加会议的常委们，除了杜光辉，谁都清楚蓝天木业落户桐山的内幕，所以对于蓝天木业，谁都不愿意先说。会场上静了七八分钟，林一达道：“都不说？光辉书记说说吧，啊！”

“好，我正要说说。”杜光辉也没推辞，就道，“前不久我到省林业厅，吉厅长就跟我说到蓝天木业，他说的是对林业资源的破坏。上午我听说有不少群众来上访，原因是蓝天林业的甲醛，给周边老百姓生活带来了影响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建议蓝天木业停产。我们不能拿资源和老百姓的生命来做赌注。”

李长副书记显然有些激动了，身子往前耸了耸：“我不同意光辉书记的意见。蓝天木业是招商项目，当初来桐山时，我们就承诺过，要给予他们最优惠的政策。这里面也包括资源和其他的问题。现在，蓝天木业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，生产也正逐步走上了正轨。这个时候，因为这些老百姓反映的问题，而让他们停产。他们的损失谁来承担？将来还有哪一家企业愿意来桐山投资？”

“李长书记，你这是拿资源和环境做赌注啊！”杜光辉道。

李长看了眼杜光辉，没有做声。珺书怀说：“我早就说过，蓝天木业对于桐山来说，不是个好事，而是个包袱。现在大家知道它的沉了吧。知道了，可是还能有什么办法？”

林一达在本子上画了画，然后道：“蓝天木业作为一个招商项目，对桐山经济的发展是有作用的。我们不能因为老百姓上访、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告状，我们就让这样的一个企业停产，甚至关闭。对于桐山的每一个干部来说，针对桐山的情况，了解桐山的县情，为桐山经济的快速发展服务，才是最最重要的。因此，对于蓝天木业，我的态度是继续生产，提高效益。”

20

与北京可可化工的谈判异常顺利，顺利得有些出乎简又然的意料。可可化工的老总徐飞鹏，还专门请简又然吃了一次粤菜。

简又然有些纳闷，但是，随后他就明白了。这徐总看的其实还是简又然的老同学闵开文闵部长的面子。可可化工有一半的业务与水利部有关。他们做的就是水利化工，副部长出面了，能不买账？

按照协议，可可化工在湖东投资一亿五千万，兴建一座新型的节能化工厂。一期工程计划在年底投产，完成投资五千万。年可创利税一千一百万，其中税收四百万。

这是湖东到目前为止外商独立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，简又然在签了意向性协议后，立即打电话给李明学书记汇报。李明学也很激动，“又然书记了不起，这个项目成功了，将对湖东经济起到很大的示范作用。了不起啊！又然同志。回来后，我给你接风。”李明学在电话里笑道。

“接风就不必了，我倒希望适当的时候，明学书记能来跟可可化工的徐总见见面。”简又然总是把李明学放到前面。

李明学听着舒服，说：“下次吧，有这好开头，还怕我不去？一定去，一定去。你们辛苦了。啊，还有那个李，李雪主任，也问她好。”

“一定，书记客气了。我们只是做了点工作，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。李雪她出去了。她很能干，也很辛苦。我一定将明学书记的表扬转达给她。”简又然接着说，“明天我就回江南了。后天可以到县里。”

“多休息几天吧，啊！”李明学说，“其他的事情你放心，好好休息吧。”

简又然又谢了一次，放下电话，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头还有一点发晕。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而且那粤菜也不是十分对他的口味。他没吃多少菜，光顾着喝酒了。李雪回来后说他足足喝了有一斤多酒，他问李雪喝了多少？李雪说：“与你差不多吧。”

26

连 载

“谁的追悼会？”对方问。

“张暖忻。”

“谁？”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追问道。

“张暖忻啊。”王薇又说一遍。

我怔住了，走到一个无人的角落，头脑一片空白。

半年前，我还和张导演见过面。那时候她看上去好极了。她说：“远征，有机会我们再和凤绪一起合作一回。”

张导演走的时候，刚刚54岁。她患的是胰腺癌，从发现到离世，前后不过一个月。而一个月前，正是我非常想去看她又到底未能成行。

“哎，你在这儿干吗呢？”王薇导演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“找你半天了。”

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“哦……”她显然想起了什么，很体谅地说，“远征，你回家吧，今天不拍了。”

《青春祭》是一部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梦想和思考的电影，它让22岁的我明白，似水流年，一个个春天都将一去不返。张导演亲自带领我走近了电影，开启了全新的人生，我从未想到她有一天会这样不辞而别。

16.“很抱歉，我已经考进人艺了”——冯远征

北京电影学院成立首届“明星班”，是在1985年。很多在成功的影视作品中表现出色的演员，比如唐国强、宋春丽、郭凯敏、肖雄，都加入了这个集体，得以进一步接受专业的表演学习。《青春祭》女主角李凤绪也在其中。

开班第二年，学院请来曾红极一时的法国影星拉法，观看每个人的影视作品，然后为学员进行“一对一”的单独辅导。一天，她观看了《青春祭》，对凤绪的表演赞赏有加，并说：

“除了凤绪，这里面还有三个非常好的演员。一个是傣家老奶奶，一个是哑巴，还有一个就是赶牛车的小伙子。”

一位老师很高兴地向她解释：“老奶奶和哑巴都是当地村民，只有那个小伙子，是我们从电影学院考场上挑出来的。”

“哦？我能见见他吗？”拉法饶有兴致地问。

“这个……他不在这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当时没有录取他，觉得他……形象一般。”

那个“赶牛车的小伙子”就是我在影片中扮演的任佳。

拉法笑了一下，没再说话，站起身和老师学生走到了会议室，准备点评这部电影。在会上，拉法说：“我没想到，在80年代，北京电影学院的审美观还停留在好莱坞二三十年代的水平，单纯以外形作为演员的评判标准。这个小伙子真让人惋惜，如果他有机会在这里学习，或许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演员，但是他没有被录取，就可能永远埋没了。”

拉法的话令在座的老师们大为震惊。

散会以后，老师们分成两派争论起来。当初主张录取我的开始拍桌子，“我就说冯远征好嘛！”另一些人则陷入深切的反思：难道，真是我们错了？

表演系主任钱学格和刘诗兵老师为此召开了三次会议，共同决定：重新录取冯远征。他们很快找到我，问我是否愿意回到电影学院84班。如果当年被录取，我本应是王志文、孙松的同班同学。

我当然感谢他们的诚意，也感谢拉法对一个平凡后生的提携，但是，命运就是这样阴错阳差，我很抱歉地告诉两位老师：“我已经考进人艺了。”

在我经历过的诸多考试中，人艺的考试恐怕是最简单的。

第一次面试，坐在我面前的是顾威老师和李彬老师。我首先自报家门：“我叫冯远征，今年22岁，身高1米79，北京人。”然后，朗诵了一段格雷诺夫寓言，又演唱了保留曲目《驼铃》。

顾威老师问我：“准备什么小品了？”

“老师，我什么都不会。”

“装什么装？电影电视剧都拍过了，还什么都不会？”顾威老师一下子就识破了我的小伎俩，我的履历，已在报名表上写得清清楚楚。

我的脸红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“干脆，不考你表演了。”李彬老师说，“你不是跳过伞吗？你把跳伞前的准备动作做一遍。”

我想，这个拿手，于是从头到尾比划了一遍，轻车熟路。

“等等，你解释解释，这都是什么动作？”顾威老师又发话。

10